

迄今为止已出版过28种文字，全球销量1.8亿册，全美已印到83版

亚马逊书店，惊悚魔幻类78周排行第一

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35个国家销售量全部在百万册以上。

乌鸦绝壁

黑巫师系列之一

Sorcerers of The Nightwing

〔美〕杰弗里·亨廷顿 著
李艳杰 译



GEOFFERY HUNTINGTON

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一直恐怖到最后一页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。杰弗里的作品充满灵性和不可思议，比我的《鸡皮疙瘩》系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可以媲美《哈利·波特》，而书中所描写的灵异程度完全超越了《哈利·波特》，这正是我一直所叹服的。

——超级畅销书《鸡皮疙瘩》作者R·L·斯坦恩

 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迄今为止已出版过

亿册，全美已印到83版

亚马逊书店，惊悚魔幻小说排行第一

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35个国家销售量全部在百万册以上。

乌鸦绝壁

黑巫师系列之一

Sorcerers of The Nightwing



[美] 杰弗里·亨廷顿 著
李艳杰 译

GEOFFERY HUNTINGTON

20089/07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鸦绝壁 / (美) 亨廷顿著；王立新译。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04.7

ISBN 7-80195-097-6

I . 乌… II . ①亨… ②王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593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 - 2004 - 3735 号
SORCERERS OF THE NIGHTWING by Geoffrey Huntington
Copyright©Geoffrey Huntington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04 Jiuzhou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乌鸦绝壁

作 者 / [美] 杰弗里·亨廷顿 著 王立新 译

出版发行 /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/ 徐尚定
地址 /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
邮政编码 / 100037
发行电话 / (010) 68992192/3/5/6
邮购热线 / (010) 68992190
电子信箱 / jiuzhoupress@vip.sina.com

印 刷 /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/ 640×960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/ 16.5
字 数 / 230 千字
版 次 /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195-097-6/I·187
定 价 / 29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内容简介

这是继哈利·波特系列之后一部全新的迷人的魔幻系列小说。

每个孩子都害怕厨柜里的魔鬼，但是得汶·马驰不怕。这些魔鬼是真的。可怕的怪物在他的地板上滑来滑去，它们决意要拖着小男孩和它们一起回到地狱里去。但得汶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。他能用意念移动物体，使他的小狗轻轻浮起，随心所欲地消失……然而他的力量——和他厨柜里的魔鬼——更使他保持一种无法解释的神秘。

在十四岁时，他被送到乌鸦绝壁生活，在那里，他结识了很多朋友，认识到自己是夜晚飞行的力量的继承人。但是，他现在生活的家庭阻止他使用魔法，而附近的、世界上最大的地域里的各种东西又时常出来捣乱，使得汶时刻面临着恐惧……

《夜晚飞行的力量》丛书，创造了一个神奇、魔幻、充满悬念、极其恐怖的世界。令人耳目一新、非常有趣的全新系列故事，闪亮登场！



作者简介

杰弗里·亨廷顿曾发表了许多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。他生活在被誉为“海湾之州”的麻萨诸塞州一个靠近海边的别墅里，距离民间传说经常有鬼魂出没寻找黄金的海边悬崖很近。





序幕 壁橱里的怪物

泰德·马驰称那是地狱。

这地方就是他儿子的壁橱——一个极普通的装有棕色拉门的壁橱，那是他六岁的儿子挂衣服和放运动鞋的地方，并且底部堆着他的动物玩具。起初这个壁橱和其他的壁橱没什么两样，就像这条街上的其他小男孩房间中的一样。

但是，有一天，在壁橱里，得汶突然看到，黑暗中有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盯着他。

“爸爸，”孩子问，“那儿有什么？”

泰德·马驰称它是地狱，但并没有和得汶那样说。泰德下决心要像养育亲生孩子一样让他正常成长——过去的一切将不会妨碍得汶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。但其他人都认为还是不让他知道真相的好，因此泰德带他远走他乡，并放弃了他生来就有的权力——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壁橱是地狱之门的原因。

“爸爸，”得汶指着那里大叫，“那儿有一双眼睛！”

确实是这样。到现在为止，泰德还能控制这些魔鬼。当有少数怪物像蛇一样从壁橱里出来，爬过孩子的地板和床下时，他会狠狠地踢它们，并抓住它们，把它们送回原处。迄今为止，它们还都是一些小怪物——愚蠢的像爬虫一样的小东西，泰德可以用从父亲那学来的古老魔力来捕捉它们。这种魔力是一种古老神秘的、守护人所拥有的魔力。

“爸爸！”得汶大叫着，“有东西在那里动！”

直到现在，孩子还没有确切地看清楚，——但他听得到轻微的嘶嘶的声音，那声音急促而怪异，就是这声音把他从睡梦中惊醒。他大声呼唤着已学会睁着一只眼睛和一个耳朵睡觉的泰德。

搬家是没有用的：魔鬼们是从乌鸦角尾随着来到这里的，不论他



们到那里，魔鬼们都能准确地寻踪而至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：得汶是它们拼命寻找的那个晚上飞行的男巫。

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六岁男孩，一个午夜被惊醒，像其他同龄男孩一样满怀恐惧的六岁男孩。爸爸试图安慰他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他不能撒谎。他不能告诉他这声音是他想像中的；他也不能否认从壁橱里传出的这细碎的嘶嘶的声音是真的。

“爸爸，快看，”得汶再一次叫到，现在他更慌乱了。“那眼睛在动。”

确实是。泰德·马驰站在那，紧盯着黑暗中儿子的壁橱，心脏剧烈地跳动，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。绿色的充满血丝的眼睛在运动鞋和玩具上无力地眨着，一次，两次。

“它们伤害不了你，得汶，”泰德低声对它儿子说。“记住，无论如何，你的力量比他们强大。”

“但是我好害怕呀！”小孩苦着脸说。

爸爸说的对，这是一种障碍：它们也许不能伤害他，但能吓唬他。至少在他还是孩子时，会使他很害怕。

自从那疯子打开乌鸦绝壁的地狱，魔鬼被放了出来后，泰德很清楚在六年前入口的封条就完全不能控制它们了。它们尾随着他们走了几百里来到这里，重新在壁橱的下面造了一个地狱，像老鼠一样住在那里。

泰德看到那眼睛在黑暗中逐渐变大，它开始动了！它感觉到了他们，它的眼睛开始变窄，有所企图地凝视着他们。听到了魔鬼呼吸的声音，像坏了的冰箱发出的嘶嘶的声音。

“往后站，得汶，”他命令道。

小孩吓得缩在床边。他的爸爸面对着壁橱，魔鬼身陷其中，从暗处摇晃着伸出长长的胳膊，人只能见到它的魔爪。

泰德迅速地扫了一眼四周，目光停留在得汶的棒球球棒上。他抓起来，举到空中。“依靠夜晚飞行的力量，我命令你回去，”他一边用球棒用力打怪物的手臂，一边大叫。

充满痛苦和愤怒的咆哮回荡在屋子里。得汶紧抓着床栏杆，恐惧中他的小眼睛睁得老大。在魔鬼再次发出尖叫时，他紧捂着耳朵，在



父亲的攻击下，魔鬼并没有退却，反而向房间里推进。

它们来到了明处！

泰德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。他亲眼看到过许多魔鬼：年轻时，在英格兰的原野上，他和它们战斗，把那些肮脏的令人讨厌的畜牲赶回老窝。但他却从未见过这么令人憎恶的。这一个——又高又瘦，张牙舞爪，滴着黏液和脓汁——太恶心了。

“滚回去，你这地狱小子！”泰德跳到一个箱子上边踢它的肚子边喊道。魔鬼咆哮着，在痛苦和侮辱中它的脸怪异地扭曲着。长长的毛发从它的头上和身体中迅速长出，并不停地摇晃着靠近泰德。泰德感到死尸的臭气扑到自己的脸上，充满他的鼻孔。

“你不能碰得汶，”他喊道。“他比你强大——这一点你知道的！”

这家伙身体向后转，似乎要逃走。但是，他想错了，相反它抡起长臂，向泰德的脸上扫来，把他的脸打得鲜血直流。

“爸爸！”得汶尖声呼唤。

泰德向前猛冲，紧紧地抱住魔鬼的腰，用力把它推向壁橱。它再一次咆哮起来，整个房间像地震一样摇晃着，恐龙模型和迷你小汽车像雨点一样掉下来，书架也翻了，蝙蝠侠的录像带飞到了地板上。魔鬼被激怒了，它把泰德横着扔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墙上，滑到了地上，当魔鬼再往他近前走时，他已经没了知觉，昏过去了。

“爸爸！”得汶哭喊着。

看到那恶魔长长的红舌头从嘴里伸出来舔着尖利的牙齿，慢慢接近他的父亲，得汶哭了。突然，一种像噩梦一样的感觉惊醒了他，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站起来，他确信在他看着父亲被吞掉后，他也会被恶魔吃掉。

“不！”得汶大声说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：仅仅一句简单的“不”，就使得那怪物转过身来，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。

“不！”得汶重复着，并本能地伸出他的手。

你比它们强大，父亲总是这样告诉他。

“不要这样！”得汶又一次命令道。

魔鬼咆哮着。得汶紧咬着嘴唇，集中全部力量。“回去！”他喊



道，用力一挥胳膊，把魔鬼打到空中并送回了壁橱，壁橱的门砰地一声被关上了，整个房间突然间恢复了安静。

“爸爸？”得汶轻声问。

泰德·马驰睁开眼睛。魔鬼已经消失了。他抬起头看着长着黑眼睛的小儿子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得汶已经脱去了小孩子气，从某些方面讲他已是个男子汉了。

“爸爸，你好吗？”得汶问，他的小眼睛中涌出了泪水。

“我没事，得汶，”泰德说着，张开了双臂。儿子感激地扑到他怀里。“你是一个坚强的孩子，得汶。你比他们强大。”

他紧紧地抱着儿子。他能感觉到他剧烈的心跳和小小身躯的颤动。

的确，他比它们强大，但心计不足。它们会利用这一点对付他。这一次是一个笨拙无知的魔鬼——但还有其他的，泰德相信它们一定也会来。

并且泰德突然想到，那恶魔也不会一去不复返。

作为父亲、老师，更主要的是守护人——泰德·马驰把他的一生都交付给了小得汶。他发誓让得汶免受伤害，尽可能过上普通孩子的生活，从他与生俱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

当怪物们真的进驻壁橱的时候，泰德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誓言。



序幕 壁橱里的怪物 P_{001}

P_{001} 第 1 章 乌鸦角



第 2 章 山岗上的房子 P_{013}

P_{023} 第 3 章 夜晚出没的怪物

第 4 章 奇特、早熟的孩子 P_{041}



第 5 章 密室 P_{061}

P_{081} 第 6 章 手上长着爪子的男孩



第 7 章 穿白衣服的女人 P_{101}

P_{115} 第 8 章 疯子的脸

第 9 章 走动的尸体 P_{133}



第 10 章 夜晚飞行的力量 P_{149}

P_{165} 第 11 章 塔楼里的灯光



第 12 章 魔鬼的墓穴 P_{185}

P_{201} 第 13 章 万圣节前夕

第 14 章 进入地狱 P_{215}



第 15 章 战胜魔鬼 P_{231}

P_{251} 尾声 乌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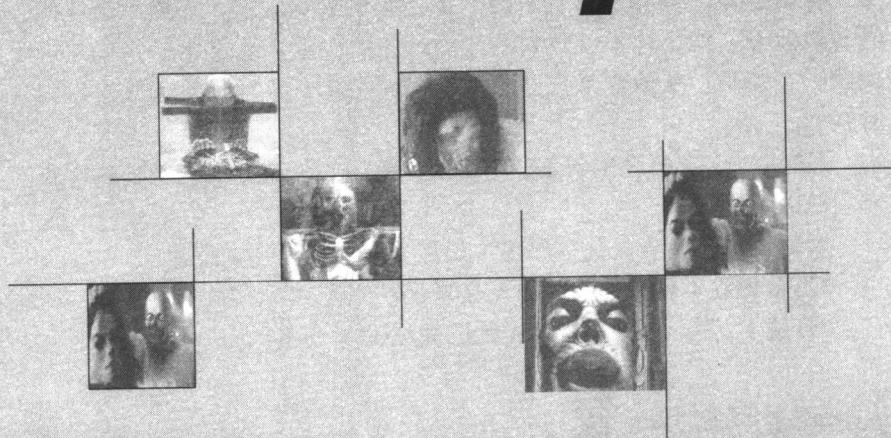


HEI WU shi xi lie zhi yi
hei wu shi xi lie zhi yi

乌 鸦 角

第 一 章

1



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一种像是远方的动物发出的哀号掩盖了风的声音。得汶·马驰一手提着沉重的手提箱，一手紧紧地握住衣袋内的圣安东尼像章走下公共汽车。握着像章的那只手，由于用力太大，像章刺痛了他的手掌。

他总是觉得燥热，即使在这潮湿、多风、寒冷的十月的晚上，这种燥热和力量在他小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。它们从那里出来了，他想，在这个晚上，它们盯着我，它们一直存在。

他刚下车，公共汽车司机猛地把车门关上，汽车尖叫着冲进夜色中。

在秋天微弱月色中，他离开了汽车站。只有一个人和他一起下了车，那人的脚步声在他前面空荡荡的街道回响着。雨还没有下，但得汶从风中已经感觉到它即将来临，风里还夹杂着从海上吹来的带有盐味的潮气。布里得先生说他会在这条路上等他，“为什么他们称它为乌鸦角？”

得汶走出车站，来到停车场，四下看一看。预先说好的，有一辆车来接他的，也许他们来晚了，或许是公共汽车早到了几分钟。但当他看到月光下在风中摇晃的阴影时，他无法摆脱他那突然出现的像先兆一样的感觉，他料想那些东西一定会随他来到这里，它们不会让他轻易地躲开它们。他不能预料的是这燥热的强度：这常常是它们接近他的一个信号。从他走下公共汽车那一瞬间起，这种燥热远比在纽约时强烈。

“这里一定有问题的答案，”他心里说，“这就是父亲送我到这里来的原因。”

远处，雷声隆隆。公共汽车上那老太太的话是什么意思？

“那里你除了幽灵你什么也不会发现。”

“打扰了，”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

得汶转过身，空荡荡的停车场站着一个男人——那个和他一起下车的人，“在等车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得汶告诉他，“我想他们会来这接我的。”

这个人提着一个和得汶不一样的手提箱，他看起来不到三十岁，高高的个子，面容英俊，皮肤黝黑。“喂，”他说，“我不能想像在一个不友好的地方停留是什么样子。你需要搭车进城吗？”

“我相信不会在这等太久的。”得汶对他说。

这个人耸耸肩，“好吧，那么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挨雨淋。”

得汶看着他。他继续向他的车走去——一辆银色保时捷——停在几码远的地方。那是停车场里唯一的一辆车。

“这个人知道。这个人一定知道我来这里找什么。”

这声音像是早就存在一样：轻微，却清晰，发自他内心深处。这是一种和其他思想不一样的声音：清楚，尖锐。但得汶自己却不知来自哪里的声音。

“这个人知道答案，”这声音再次告诫他，“不要让他离开。”

得汶不能确定这个人知道什么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如果他想在这里找到答案，就必须听这个声音的。这点以前从未令他失望过。

“喂！”得汶喊道。

但风太大了，他的声音被风声淹没了。

“嘿！先生！”他用更大的声音喊道。

这个人，似乎忘了他的存在，打开车门钻进车里。得汶听到汽车打火的声音，前灯也亮了。

“没时间了，”得汶想，“如果我尽快去追他的话，他不会看不到我的。”

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他祈祷心灵的力量起作用，他集中精神。车开始停下来，得汶闭上眼睛，更努力地集中精神冥想。

突然司机身边的门被吹开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……？”那人吃惊地喊道。

得汶紧紧抓起他的手提箱，开始向汽车跑去。

“嘿！”他大声喊。

黑巫师系列之一

那人从打开的门里出来，终于意识到了得汶的存在。不过他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查他车门的锁上，所以，没有过多地理会向他跑来的青年人。

“嘿！”得汶喘着气说，“你刚才建议我搭车，现在还没改变主意吧？”

那人打量了打量他，然后带着嘲弄的神情转向他的车门，“噢，是的，”他说，“当然，年轻人，上来吧。”

“你是那个人，”得汶容光焕发地说。

“是的，他是，”那个声音赞同着，“他就是那个知道答案的人。”那个答案就是得汶到乌鸦角来寻找的目的。



得汶·马驰已经十四岁了。他和其他的孩子不同；在他四岁时，当他使他的狗马克斯悬在空中横过房间时，他就知道了这一点。一次，他和他最好的朋友托尼在一组进行接力赛跑时，在其他的孩子刚刚离开起点时，得汶已经迅速地穿过操场了。他曾经面对面地站在魔鬼面前——近得可以看到它的不同一般的鼻孔，鼻孔中的鼻毛和一切。他认为和他同龄的其他的孩子绝不敢这样。

不，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一点也不一样。

“你有一定的天赋，”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这样告诉他，“你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。这是别人不能明白的事，这也许是他们害怕的事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，爸爸？为什么我能做这些事？”

“为什么并不重要，得汶。但你要知道一切真正的力量最终都源于正义，并且要光明正大地使用你的力量，你将永远比那些不是这样的力量强大。”

这样他们两人保守着这个秘密。得汶长大点后，知道了这些差别，但却不知道为什么。父亲承诺总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命运的。但那时，他只相信那是善良的力量。

“在许多情况下，可以称它为上帝的力量，”临死前不久，父亲告



诉他。“它是超能力，造物主的精神，自然的力量，它是这些事物的总和。它是你内心力量。”

爸爸在他接近死亡的最后几周里，开始和他谈论超自然的神秘的事情，并且得汶尽他最大所能地试图弄明白这些。

在这过程中，他对这些事情真正有了兴趣——然后父亲去世了，给得汶留下一大堆新的、需要仔细思考的、神秘的问题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在公共汽车上，邻座的一个老太太问他。

“乌鸦角，”得汶重复说。“它在罗德岛沿岸，新港附近。”

“我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，”她瞪大眼睛撇着嘴说，“并且除了幽灵你什么也找不到。”

直到他谈到这个问题之前，这个老太太已经有点喜欢他了。

她问他从哪里来，他告诉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叫考斯—詹克森的偏僻小镇。他们互相开着玩笑并且欣赏着窗外的新英格兰树树叶的美丽的叶色。但一旦他提及乌鸦角时，得汶发现她变得很怪异并且好像很害怕。

“幽灵？”得汶问她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知道那里的部分情况，”她警告道，“那可不是一个适合年轻人去的地方。远离那儿吧。”

得汶笑了，“好吧，深思熟虑后我会听从您的警告。但是，您要知道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他把监护人的权利留给了他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就住在那儿，您应该能理解，我的选择要受相当的限制。”

她摇着头说：“不要下车。一直呆车上，直到车掉转方向回到你来的地方。”她注视着他，她的眼睛昏黄呆滞，但却闪着他没有预料到的凶猛的光芒。“那里有很多传说。”她说。

他的手在他的口袋里寻找圣安东尼像章。

“是哪类传说？”他问道。

“关于幽灵的，”这个女人压低声音说，“我告诉你的是真的，亲爱的孩子。你将只会看到幽灵。噢，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认为没什么能伤得了你们。你们头戴耳机沉迷于你们的音乐中——你们脱离了你们周围的世界。”





但她说的不是事实，至少得汶不是这样。他知道有些事简直解释不清，在另类事物所在的领域更是如此。当他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他父亲不可能用所谓的“那些东西不存在”的断言来消除他对壁橱中魔鬼的恐惧。他怎能相信，六岁时他亲眼看到的魔鬼想咬掉他们父子的头的情景是假的呢？父亲的方法是有效的，通过告诉他他比任何魔鬼都强大，并且他的能力是神秘和少有的，用此来安慰他。

这种力量确实很少有，因为它们的来去很少令人失望。在关键时刻——像魔鬼入侵他的卧室，或是当他父亲粉刷房子几乎从梯子上掉下来时——得汶的能力从未失败过。在这些情况下，得汶常常能化险为夷。但当他试图通过仅用意念把杠铃举起来打动一个女孩子时，这种能力却不在了。他的能力似乎有自己的意志，有时，它减弱了，有时它又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又突然出现了。这种变化有时弄得他很尴尬，就像他五岁多一点时，在一家超市，玩具小汽车突然从货架上飞出来，凌空落在他的书包里。他并不想偷它；它一直跟着他。他们回到家里，父亲发现这一切时很吃惊，但他能接受——能相信——得汶讲的是实话。

格里森夫人是个每个人都看不起的又老又凶的人。有一次，因为上课说话，得汶受到了她的惩罚。她让得汶把他的桌子向后转，面对着后墙。他很苦恼——他是多么的讨厌单独处在一种和其他人不同的状态下呀！——得汶希望自己和所有人一样，而不是唯一受这种惩罚的人。突然，教室中的所有桌子都和得汶的一样了。看到这种情形，黑板边上爱发脾气的老夫人气得头发都立起来了。

除了超能力和要面对魔鬼外——他没什么异常，他承认——得汶和他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一样。至少在他被送走以前是这样：和朋友一起外出，听音乐，玩电子游戏。他曾是个有许多朋友的好学生——虽不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，但也不是不受欢迎的。

在他父亲临死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八月份，泰德·马驰由于心脏病发作，不得不躺在床上。

“你会好起来的，爸爸。”得汶一再说。

父亲笑了笑。“我已经是老得不能再老的人了，得汶。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”

“爸爸，你才五十多岁呀。”他抬头仔细地看着父亲。“还不算老



啊。”

父亲微笑了一下，合上了眼睛。

父亲的病情只拖延了一个月。他试图让他恢复健康，但却没找到那种力量。一天，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，他发现父亲在睡梦中安静而孤独地逝去了。他抚摸着父亲的手，任凭眼泪顺着面颊如雨而下，呆呆地在父亲的床边坐了一个小时。随后只给爸爸的律师布里得先生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这个消息。

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。给他留下的唯一的纪念就是他父亲的圣安东尼像章。它过去在父亲衣袋里的硬币中显得很特别，极容易被抓住。父亲称它为护身符。当得汶问起什么是护身符时，父亲露出微笑说：“可以把它称为我的吉祥物。”

得汶手掌中紧紧抓住那枚像章，他觉得自己很强大，觉得和父亲更密切地联系着。过去几周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历历在目：葬礼、律师，阅读遗嘱——特别是父亲令人吃惊的临终遗言。过去他所拥有的、现在依然想念着的事情也呈现在眼前：爸爸在厨房中进进出出，做着煎鸡蛋和熏肉，马克斯在走廊里跑来跑去，他的好朋友——托米，和他最好的女孩子——苏，在公共汽车站等着他。

但是在他清醒着的另外的时间里，他总是想起：爸爸已经不在了，马克斯已经送给托米了，他的老朋友们和老学校已经抛在身后了，最重要的是：父亲不是他真正的父亲。得汶是被收养的。那是爸爸去世前亲口告诉他的。这是一个比父亲的死亡更令他难于接受的事情。

“我们虽没有血缘关系，”父亲用枕头支撑虚弱的身体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，“但我一直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爱着你。”

得汶没能作出任何反应。

“我将把你送到罗德岛，和那里的一家人一起生活。相信我，得汶。他们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最好的。”

“爸爸，为什么你从前从未对我说过？”

父亲无可奈何地微笑着说：“那样是最合适的。我知道有许多次我让你相信我的时候，你都那样做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。爸爸。”得汶的悲痛的热泪夺眶而出，一滴接一滴地顺着面颊流下来。“爸爸，你不能死。求求你。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魔鬼

